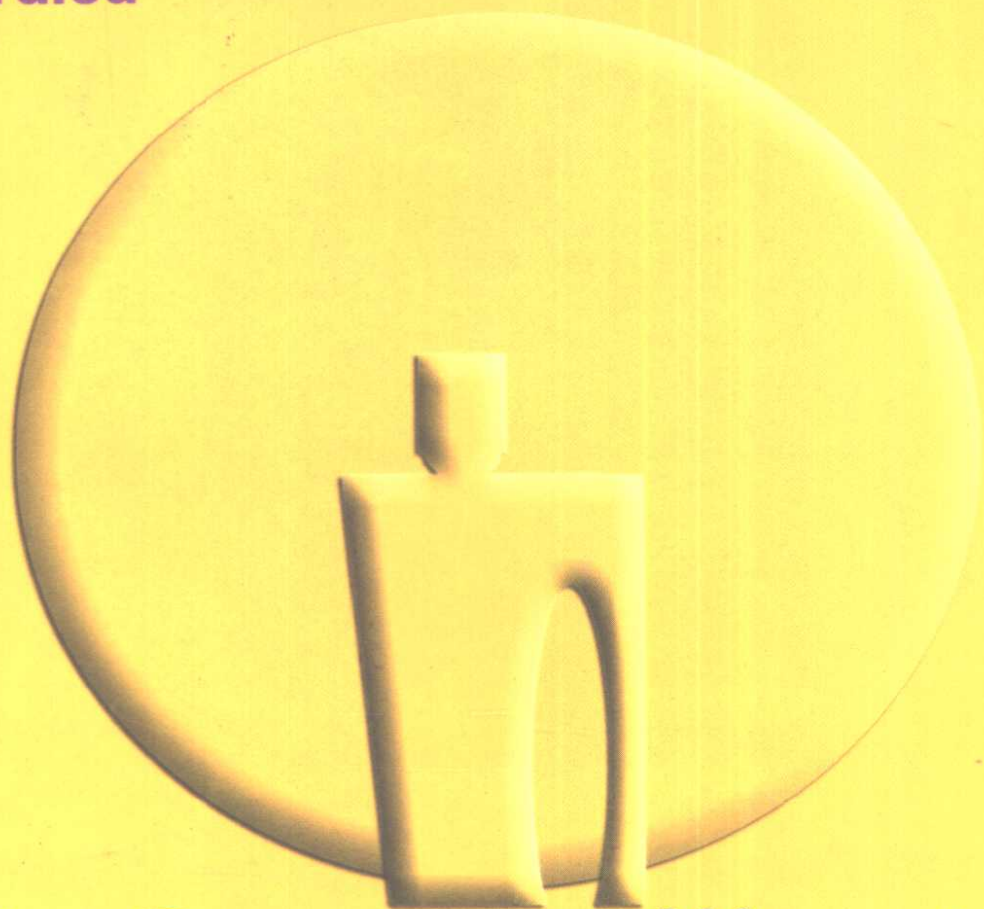


西方社科名著译丛

Pierre Bourdieu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男性统治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刘 晖 译

海天出版社

西方社科名著译丛
Pierre Bourdieu



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统治，是一个像世界一样古老的问题。男性统治如何超越历史而永久存在？

男性统治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刘 晖 译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性统治/(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 - 深圳:
海天出版社,2002.5

(西方社科名著译丛)

ISBN 7-80654-666-9

I.男... II.①皮...②刘... III.男性-社会地位
-研究 IV.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6160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胡小跃 封面设计:李 萌

责任技编:卢志贵 责任校对:陈敏宜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电话:0755-3460730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8.75

字数:150千 印数:1-3000册

定价:18.00元

图字:19-2002-009号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无疑，如果我不曾被我的研究的整个逻辑性吸引至此，我不会迎接一个如此艰深的课题的挑战。其实，我不断地在这个可以被称作观念的悖论（*paradoxe de la doxa*）的东西面前感到惊异：世界的本来秩序，连同它就本义或转义而言独一无二的、被禁止的意义，它的责任和制约，大体上是受到尊重的，其中并不存在很多违背或颠覆、不法行为和“疯狂”（只要想想巴士底广场或协和广场上五分钟的汽车通行意味着成千上万的支配权——或意愿——不同寻常的和谐就够了）；或者，更令人奇怪的是，既定的秩序，连同它的统治关系，它的权利和破格优待，它的特权和不公正，除了几个历史事件之外，最终如此轻易地永

* 对我乐于表达谢意的人，我不大清楚——列举他们的姓名是否会给他们带来有益或有害的影响，因此，我仅在这里对给我提供证据、材料、科学参考及意见的他们，特别是她们，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同时，我希望，这项工作，尤其是工作的成果，无愧于他们或她们对此抱有的信任和期待。

久延续下去，而最无法忍受的生存条件常常以可接受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的出现。我也总是在男性统治及其得到承认和接受的方式中，看到这种自相矛盾的服从的典型例子，此种服从是我称之为象征的暴力，温柔的、其受害者本身不易觉察的、看不见的暴力造成的。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暴力是通过纯粹的象征途径来实施的，这些象征途径包括交流、认识，或更确切地说，包括不知情、承认，或推至极限，包括情感。因此，这种非同寻常的寻常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机会，让我们得以把握以一个既被统治者又被统治者所认识和承认的象征原则的名义所实施的统治逻辑，把握一种语言（或一种发音），一种生活样式（或一种思考、谈话或行为的方式），以及，更普遍地说，一种区分的特征，亦即标志或耻辱的标记，从象征意义来看，最有效的标志就是这种完全随意而非重要的身体特征，即肤色。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这些方面，首先应该做的是恢复观念的矛盾特征，同时揭示构成历史转变为自然、文化的随意性转变为自然的原因的过程。为此，应该对我们自身的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世界观，采取人类学家的视角，这个人类学家既能赋予我们（没有）认识到的男女之间的差别原则以随意的、偶然的特征，又能同时赋予它社会-逻辑必要性。当弗吉尼亚·吴尔夫（Virginia Woolf）意欲悬置她巧妙地称为“统

治的催眠权力”的东西时，她用一种人种志的类比将自己武装起来，并依照遗传学的观点，将妇女的隔离与一种古老社会的仪式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可避免地把社会看成一个共谋的地点，它吞噬了我们中的许多人在个人生活中有理由尊重的兄弟，强迫他充当一个巨人般的男性，有雷鸣般的声音、强有力的拳头，他以一种幼稚的方式，用粉笔在地上写下符号，这些神秘的分界线，人类就是在这些分界线中变得固定、刻板、隔绝和不自然的。在这些地方，男人像野人一样用金子装扮自己，涂上朱红色，插上羽毛。他举行神秘的仪式，享受有权力和统治之嫌的乐趣；而我们，‘他的’妻子，被囚禁在家庭之中，不许加入他的社会作为其中组成部分的众多社会中的任何一个。”^①“神秘的分界线”、“神秘的仪式”：这种言语——祝圣仪式即一种新生的原则所产生的神秘变形和象征转变的言语——有助于指引研究朝着一种能够领会男性统治特有的所谓象征维度的方向前进。

因此，应该向象征性财产经济的一种唯物主义分析要求某些方法，这些方法摆脱了在“物质的”和“精神的”或“唯心的”之间实行的代价过高的两难选择（这两难选择今天仍通过所谓“唯物主义”研究和所谓“象征性”研究的对立存留下来，前一种研究

^① V. Woolf, *Trois guinées*, trad. V. Forrester, Paris, Editions des Femmes, 1977, p.200.

通过生产条件揭示性别之间的不对等，后一种研究通常是引人注目的，但也是不完全的)。但是，从前，人种学的一种极为特定的用途就可以实现弗吉尼亚·吴尔夫提出的计划，科学地表达严格意义上的神秘活动，我们所认识到的性别划分就是这种神秘活动的产

4



物，或换句话说，这种用途可以将对一个一贯按照男性中心的原则（卡比尔传统）组织起来的社会的客观

分析，看成对我们的无意识的一种客观考古学，也就是说，看成一种真正的社会分析的工具。^①

但是，这种借助外来传统的迂回策略，对于打破将我们与我们自己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骗人的家庭关系是必不可少的。生物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生物学化的长期共同作用在身体和头脑中产生的生物学表象，与相当真实的效用互相结合，以颠覆因果关系，并导致一种自然化的社会构造（作为性别习性的“性”）出现，这种自然化的社会构造作为基础，具有作为起因的任意区分的性质，具有现实及现实的表现的性质，它有时甚至通过研究本身获得承认。^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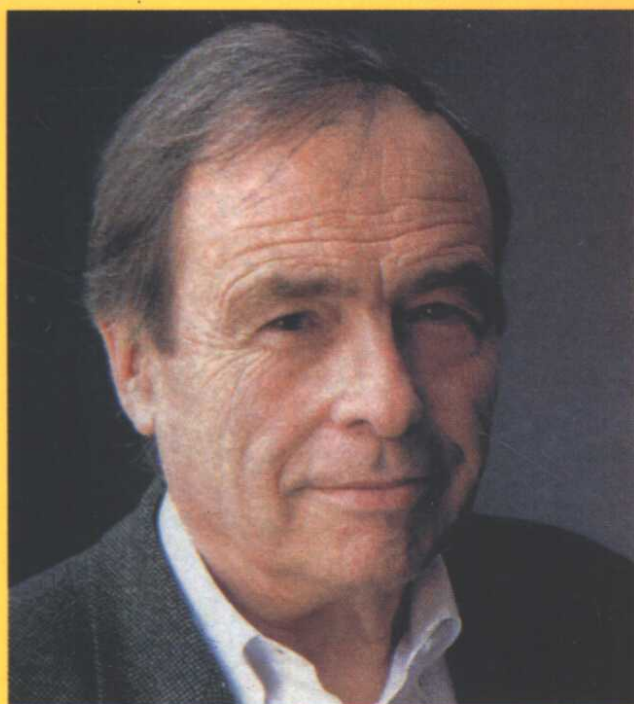
但是，这种对人种志的几近分析式的使用，通过将社会秩序中看起来最自然的东西即性别之间的区分

① 为了证明我的意图不是最近转变的结果，请参照我很久以前的一本书的相关内容，我在书中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人种学用于世界的性别划分，它就能“变成社会分析的一种特别有力的形式”（P. Bourdieu, *Le Sens pratiqu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80, p.246 ~ 247）。

② 因此，心理学家重新采用普遍的性别观念并不罕见，这种观念认为性别是截然分开的整体，没有交叉，不知道男性能力和女性能力分配之间的重叠程度，不知道在不同领域（从两性的外貌到智力）观察到的差别之间的（重大）差别。或者，更严重的是，在构造和描述他们的对象时，他们屡次被纳入日常言语的观念与区分原则所左右，要么努力衡量言语中提到的差别——比如男人会更“富于侵犯性”，女人会更“胆小怕事”——要么使用普通的因而充满价值判断的词语，用来描述这些差别。比如，参见 J. A. Sherman, *Sex - Related Cognitive differences: An Essay on Theory and Evidence*, Springfield (Illinois), Thomas, 1978; M. B. Parlee, 《Psychology: review essay》,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I, 1975, p.119 - 138——尤见 J. E. Garai 和 A. Scheinfeld 1968 年对两性的精神与行为差别的总结; M. B. Parlee, 《The Premenstrual Syndrom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0, 1973, p.454 - 465。

历史化，剥夺了此种划分的合法性，它难道没有可能阐明稳定性和不变量——它们是其社会分析有效性的本原——，并进而认可男女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保守表现，使“不朽的女性”神话凝聚的这种保守表现延续下去？在这里，还需面对一个新的悖论，这个悖论强迫我们在涉及“女性历史”这类研究对象时，应该对所采用的方法进行彻底的革命：超越女性状况的一切可见变化、表现在性别之间的统治关系之中的不变量，难道不会迫使我们将历史机制和制度作为得天独厚的对象，而这些历史机制和制度在历史的进程中，却在不断从历史中剥夺不变量？

这种认识上的革命在实践中，尤其在致力于改变性别之间的物质和象征力量关系的当前状况的策略观念中，不会不起作用的。如果这个统治关系的永久性原则，事实上或无论如何从主要方面来看，并不存在于其最明显的使用地点，也就是某种女性主义话语所关注的家庭单位之中，而是存在于某些类似学校或国家的机构之中，这些机构是建立和推行在最隐秘的空间中发挥作用的原则的地点。如果这一点属实，那么这就是一个向女权主义斗争开放的、影响巨大的场(champ)，因此，在反对一切统治形式的政治斗争中，女权主义斗争注定占据一个原初的和公认的地位。



皮埃尔·布尔迪厄
(1930-2002)

布尔迪厄像萨特和福柯一样，不安于象牙塔里的遁世生活，而是密切关注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他代表了法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他在社会学领域发起了一场不亚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革命，这或许就是他成为当今世界上被引用最多的学者的原因。

责任编辑：胡小跃

封面设计：李 萌

责任技编：卢志贵



译者简介

刘晖，博士，1970年生于河北，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语言文学专业，分别于1997年和2000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语语言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要译著有《艺术的法则》（皮埃尔·布尔迪厄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和《色情史》（乔治·巴塔耶著，商务印书馆，即出）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一种大致的情形	(1)
身体的社会构造	(4)
统治的归并	(27)
象征暴力	(43)
象征财产经济中的妇女	(57)
男子气概与暴力	(67)
第二章 对被掩盖的恒量的回想	(73)
作为贵族风范的男子气概	(76)
作为被感知的存在的女性存在	(86)
女性观念下的男性观念	(95)
第三章 不变与变化	(112)
非历史化的历史作用	(114)

变化的因素	(122)
象征财产经济与再生产策略	(133)
结构的力量	(141)
关于统治与爱情的附言	(149)
结论	(155)
附录:	
关于同性恋运动的几个问题	(161)
译名对照表	(170)
关于本书与本书作者	(183)
译后记	(264)

第一章

一种大致的情形

男人和女人一旦包含在我们尽力领会的对象之中，我们就以认识或评价的无意识模式，接纳了男性秩序的历史结构；为了思考男性统治，我们甚至冒险援引本身就是统治产物的思想方式。要想跳出这个圈子，只有找到一种实用的策略，对科学的客观主体进行客观化。这种策略，即我们在这里采用的策略，旨在将一种超验的思考方法转变为实验室的实验，超验思考方法的目的是探索“理解的类型”，或如涂尔干所说，探索“分类的形式”，我们通过这些形式构造世界（但这些形式源于这个世界，基本上与这个世界是和谐一致的，尽管它们还未被觉察）；而实验室的实验，旨在把对一种特定历史社会的客观结构和认识形式的人种志分析，当成对男性中心无意识的社会分析的研究工具，这个工具能够对这种无意识的类型实

行客观化。这里的特定历史社会既是外来的，又是隐秘的，既是陌生的，又是熟悉的，比如卡比尔的柏柏尔社会。^①

2

尽管卡比尔的山民经历了征战和变化，无疑也对此做出了反应，但仍维护了一些结构，这些结构受到一种行为和言语实际的、没有多大变化的一致性的保护，这些行为和言语的一部分被习惯上的一成不变从时代中剥离，而这些结构代表了一种“男性自恋”观念和男性中心宇宙论的典范形式，这类观念和论点对所有地中海社会都是共同的，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只不过部分地、突然地出现在我们的认识结构和社会结构之中。对卡比尔这一特殊状况的选择很容易解释，如果我们知道，一方面，那里保持的文化传统构成地中海传统的一种范例（如果我们参考对不同的地中海社会，包括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埃及、土耳其、卡比尔等的荣誉和耻辱问题所做的人种学研究，就会相信这一点^②）；另一方面，整个欧洲文化都无可争议地具有这种传统

① 如果我没以熟知卡比尔人观念的眼光重读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到灯塔去》，我就无法在小说中重新抓住其中隐含的对男性视角的分析（我将在下面谈及这一点）。参见 V. Woolf, *La Promenade au phare - To the Lighthouse*, trad. M. Lanoire, Paris, Stock, 1929, p. 24。

② 参见 J. Peristiany (ed.), *Honour and Shame: the Values of Mediterranean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以及 J. Pitt-Rivers, *Mediterranean Countrymen. Essays in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the Mediterranean*,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63。

的性质，在卡比尔考察到的仪式与阿诺尔德·范热纳普（Arnold Van Gennep）在 20 世纪初的法国所采集的风俗之间的对比可以证明这一点。^①无疑，我们本来也可以依赖古希腊传统，多亏有数不清的历史人种志研究致力于此，精神分析学才能从中汲取其基本的阐释模式。但是，什么也无法取代对一个尚在发挥作用且相对而言免受半学术性再阐释（由于缺乏书写传统）的系统的直接研究：事实上，正如我在别处所指出的那样，^②对希腊这个社会集团的分析有可能使这个系统连续的、不同的阶段人为地同时化，（全然不顾）希腊的产生延续了若干个世纪；尤其有可能赋予某些文本相同的认识论地位，这些文本对古老的神话 - 仪式背景进行了不同的、或深刻或肤浅的重新构建。因此，以人种志学者自居的阐释者有可能将一些作者视为“天真的”信息提供者，这些作者已经以（准）人种志学者的身份行事，他们的神话形态，即使表面上最古老的神话形态，如荷马或赫西俄德的神话形态，已经是包含了省略、变形和再阐释的学术性神话（有些人，比如米歇尔·福柯在其《性史》的第二章，选择从柏拉图开始考察性欲和主体，却不知道荷马、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希罗多德或

① A. Van Gennep, *Manuel de folklore français contemporain*, Paris, Picard, 3 vol., 1937 - 1958.

② 参见 P. Bourdieu, 《Lecture, lecteurs, lettrés, littérature》, in *Choses dites*,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87, p.132 - 143.